

新
世
纪

编年文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主 编 陈思和
本卷主编 王光东

2003 年中篇小说

新世纪

编年文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主编 陈思和
本卷主编 王光东

2003年中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中篇小说/陈思和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4

(新世纪编年文选)

ISBN 7-80603-925-2

I. 2…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961 号

本卷主编 王光东
责任编辑 吴 兵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传真)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e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9.625 印张 23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小说的阳光

王光东

新鲜的艺术经验、丰富的想象以及与现实相联系而生成生命激情是好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些因素像阳光照亮了小说的世界，使小说显现出艺术的魅力。这也是我在编选 2003 年中篇小说年选时的基本标准。之所以把这样几个方面作为小说年选的标准，是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大量的小说呈现出平庸化的倾向，这种“平庸”表现为新鲜的艺术经验和想象的匮乏。在阅读 2003 年的中篇小说时，这种感觉仍然非常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从小说家本身来看，主要表现为缺少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以及对当下变化中的现实的回应能力，另一方面一些小说家为了迎合“市场规律”，去“制作”小说，使小说有了“模式化”的倾向……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小说应有新鲜的艺术经验和丰富的想像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经验”的鲜活往往联系着作家对生活体验的深度和广度，而“想象”则表现为对艺术世界的开拓性激情。目前小说创作最为需要的不是叙述技巧的娴熟，而是这种进入生活和艺术的能力。从这样的编选立场看待 2003 年的中篇小说时，我以为蒋韵的《在传说中》、陈应松的《望粮山》、熊照正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艾伟的《亲骨肉》、李洱的《龙凤呈祥》、麦家的《黑记》是最为值得重视的六部作品，它们的魅力之光使 2003 年的小说文坛有了动人的亮色。

《在传说中》是一篇富有想像力的作品，民间传说与民间日常生活的虚拟性融合所呈现出的那种“爱”、“仁义”的精神，绵绵悠长的情韵，穿过漫漫时空，让历史中的所有灵魂感动。原来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之外，还有那样一个世界在风水流转中保持着永恒的光辉，并且这种光辉直接在阅读中进入了我们当下人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思考着自己是否仍然有博大的人间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作品以民间的想象回应着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一些重大精神问题。《望粮山》和《我们卑微的灵魂》具有现实性的特点，对都市和农村中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形态的描述有较为深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在民间立场的写作中体现出来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民间写作”，其重要性就在于依据民间的思维方式理解民间生活的视角，更能深刻地进入当下变动的现实中人们的灵魂世界，发现以前没有发现过的经验世界。《望粮山》、《我们卑微的灵魂》都较为深刻地触及到了在社会变动中底层小人物的生命挣扎，作者依据他们自身的思维逻辑、价值指向，表现他们内心的酸甜苦辣及其行为方式，虽没有激烈的批判性锋芒，却有着无奈的辛酸和悲痛，正是这种辛酸和悲痛让我们思考着这个时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种新的时代艺术经验正拓展着艺术的空间并有着强大的承担生活的能力。

艾伟的《亲骨肉》和李洱的《龙凤呈祥》对历史、现实的理解有强烈的个人性特点，这两部作品都涉及到人民民主国家中“个人”的复杂处境，涉及到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利如何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等重大问题。正如艾伟谈到《亲骨肉》时所说：“这是一部从母爱出发探讨人民民主国家‘个人’复杂处境的小说。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早已习惯于把‘个人’交出去，汇集到广阔的集体之中，并且最终丧失自己的语言和言说的权利。”“人民民主国家有一套强有力的关于爱和温暖的言语，虽然这套言辞不怎么考量人性的复杂，有着实际操作困难，但这套言辞的确可以慰藉‘个人’”。“个人”在这套言辞面前，能否真正获得个人言说的空间并真正理解权利与爱之间的复杂关系？想想《亲骨肉》中的那个小女孩和《龙凤呈祥》中的孔繁花，历史和现实正以明晰的形象追问着这个疑问，特别是在《龙凤呈祥》中复杂的与爱、责任联结在一起的“权利运作”，沉重中弥漫着一缕温馨的迷茫，别有一种生活的味道。

《黑记》是我今年读到的一篇在生命、语言、形式上都有鲜明的探索意味的作品。近年描写都市青年人生活的作品所具有的“模式化”倾向，读起来让人生厌，麦家的小说却有一种鲜活的生命激情并思考着生命的奥秘。

如上几部小说对于 2003 年小说的意义是明显的，它提示我们：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重复和模仿别人的平庸制作，独特的个人性经验和创造性的想象永远是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的重要因素。

在传说中

蒋 韵

一九零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一行从西安回銮途径我的家乡开封。他们抵达开封的日子是农历十月初二，奉召而来的庆王奕劻和他们同日到达，只不过早了几个时辰，一时间，冠盖云集我家乡的大街小巷，开封成了实际上的清廷所在地。

这一年，已经有多少大事发生过了。屈辱的“辛丑和约”已于农历七月在京城签定，李鸿章在和约签定后不久病逝。清廷的最后一根擎天柱倒下了，这消息传来时慈禧太后一行还正在前往开封的路上。秋凉十月，万木萧萧，鸿雁哀鸣，从官道上可以看见白茫茫一条黄河水，护驾的人中，不知有多少人眼望河水心生感慨，想道：气数尽了，气数尽了。

开封行宫，早已装饰一新，等待着慈禧太后和她的傀儡儿子。还要有一些事情发生呢，就在这开封行宫里，慈禧太后还要做一件事，她将废去太子溥仪“大阿哥”的名号，将他逐出宫门。她一步步向洋人妥协着，退让着，眼看着一个个人头落地，白花花的银子流往外邦。

当然，小铜意不知道这些国家大事。这一年，一九零一年，农历辛丑年，小铜意虚岁七岁。他只偶然听人说起过“两宫两宫”的，他还以为人们说的是蟋蟀，后来才知道说的是太后和皇上，可他挺纳闷，心想，明明是一男一女，怎么非要说是“两公”呢？

“两宫”于农历十一月初四起驾回銮，自有一番热闹。通往黄河柳园口的辟道上，新铺了黄沙，那都是用水洗过的均匀洁净的沙粒，金灿灿的，在秋阳的照耀下晃着人和马的眼睛。车轮轧在上面，沙

沙作响，声音细碎干净。护驾的官兵，夹道跪送，只见一地的红缨帽，就像一地的落红。新打造的龙船，停泊在古渡口，岸边，早已设下香案，光绪皇帝焚香奠酒，致祭河神，这个倒霉的皇帝，面色苍白，眼神看上去像诗人一样落魄忧伤。

我家乡的黄河，起了恻隐之心，她想，这个可怜的孩子啊！这个没有亲娘的孩子啊！她用风平浪静抚慰了他，汨汨的水声是她一声接一声的叹息。他望着河面上美不胜收的粼粼金波，望着天地间和平温柔的美景，装作晃眼的样子垂下了头。他承受不了这巨大的仁厚的柔情，他想，我何德何能啊，他还想，日子是多么糟糕啊！他这么想着眼泪就夺眶而出，一滴一滴打在了他四处开绽破旧的鞋面上。

一、大头和尚刘翠妞

小铜意家住在庙门街，街的尽头，连接着一条横街，两条街形成一个工工整整的“丁”字，丁字交叉处，就是我家乡著名的城隍庙。那横街的名字，不用说，自然就叫做城隍庙街。

城隍庙自然供着城隍，我家乡的城隍是谁？不知道，只知道，这城隍身边有一对泥塑的童男女，六七岁模样，男的叫大头和尚，女的呢，叫刘翠妞。

大头和尚模样很喜人，光头大脑袋、大眼睛，两个大腮帮子，鲜艳得像红苹果，咬一口芳香四溢似的，一身灰裤褂、黑芒鞋，脖子上挂一串楠木珠。刘翠妞红袄绿裤，垂双环，带根银锁链，也是一张香喷喷笑嘻嘻的苹果脸，额上还点一个梅花痣。这一对小儿女，正是贪玩的年纪，却日日夜夜陪伴着一个黑胡子城隍爷，别人不说，小铜意儿心里就直惋惜，小铜意儿心想，大头和尚虽说总有好吃的，可成天只有一个刘翠妞作伴，多不热闹啊！和一个胖妞玩，能玩出什么名堂？

城隍庙香火旺盛，初一、十五，总有人来进香。平日里，庙门前小广场上，也是热闹的。特别是晚上，这里就是我家乡的夜市。无数小吃摊云集在这里，卖酱羊肉、卖芝麻酱火烧、卖炸油馒头胡辣汤、卖花生糕糖梨水、煮荸荠菱角，还有四时的鲜果，等等，生的熟的，凉的热的，应有尽有。那香味啊，细水长流，氤氲氤氲，连成了片，夜色都被它浸透了，变得殷实。再没什么能比这人间烟火气能让一个城市满足了，也再没什么能比这殷实的夜晚，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踏实和心安了。

这里自然还是小铜意儿们的乐园，庙门街和城隍庙街上住家的孩子们，大多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孩子，他们理直气壮地把这小广场当做了自家的后院。除了数九寒天，除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天天都有孩子来这里玩耍，他们捉迷藏，扮官兵捉强盗，也有时在月光下抽陀螺斗蟋蟀。我家乡的孩子，把陀螺叫做“得楼”，他们人人都能把“得楼”抽打得如同旋风一般。他们爬墙上树，上房揭瓦，夜夜都像是狂欢夜。夜深了，玩累了，每人就要掏出两枚汗津津的大铜子，买一碗胡辣汤，两根油馒头做宵夜。那胡辣汤，是我家乡特有的一种美食，浓郁的羊汤做底料，里面煮了豆腐黄豆、木耳金针，上面飘一层红辣椒绿芫荽，有着我们北方的爽快和明艳，油馒头一根根的，炸得蓬松而金黄，是孩子们百吃不厌的食物，油馒头胡辣汤下了肚，孩子们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

当然，小铜意儿不是天天都能有两枚大铜子，可隔三岔五娘总是要给他零钱花。铜意儿的大舅，在城隍庙当差打杂，他喜欢指使铜意儿给他干这干那，扫院子啦、掸香灰啦、上树捋榆钱啦，要不就是上街买东西，买包洋取灯、打瓶米酒什么的，买东西找回的零头，自然就都落进了小铜意儿的荷包。不过，小铜意儿才不单单是为了这几枚铜子才帮大舅干活的，不是，小铜意儿是个勤快的孩子，生来就闲不住，还有就是，他特别喜欢舅舅，和舅舅亲。他也喜欢城隍庙，因为城隍庙不像别的庙宇那么阴森吓人，大头和尚刘翠妞这两个艳丽的孩子使城隍庙看上去有一种亲切的红尘气。

大舅舅还没有成亲，这让铜意儿的娘，也就是舅舅的姐姐很着急。可舅舅自己不急，小铜意儿也不急。这舅甥俩常常一唱一和，舅舅说，“娶媳妇有什么好？老不自在，哪如这样啊，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是不是铜意儿？”铜意儿回答说，“那是，我长大了，也不娶媳妇，烦死人了！”舅舅又说，“姑父、姨父、舅的媳妇，三不亲哪！铜意儿，你想要个‘三不亲’的妗子吗？”铜意儿连连摇头，说道，“才不要呢！”舅舅又说，“有了‘三不亲’的妗子管着，一个铜子儿也不让给铜意儿花，这中不中？”铜意儿简直有些义愤填膺了，回答说，“不中不中就是不中！”气得他娘扑上去拧他的嘴，他娘说，“你个小王八羔，你不娶媳妇？抓周的时候是谁一把抓了胭脂盒？”他娘揭了铜意儿的短，还是四处张罗给舅舅说亲，还逼着舅舅打扮好了去相亲。舅舅让人家相了几回，可从没被人相中过。舅舅倒没什么，他姐姐气得直掉眼泪，一边抹泪一边骂，“都瞎了眼了！都他娘瞎眼了！”

舅舅嘿嘿笑了，说，“姐呀，人家正是没瞎眼，才看不上我这瘸子啊！”

大舅生来就身有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一大截，走路像刮大风，摆得厉害，身量也长不高，二十六七的人看上去还是个孩子的身量。可除此之外，舅舅真是没一点不好啊。舅舅长得不丑，国字脸，浓眉大眼，还有一口女人样的珍珠米白牙。舅舅手也很巧，世上没他不会干的活计，他会编蝈蝈笼，会扎上百样彩灯，还会画龙头，年年正月十五，城隍庙前闹红火、舞龙灯，那龙头都是由大舅舅来画。他描画的龙头，活灵活现，又威猛又精神，老辈人就说，“虽说比不上杨三两，可也算是‘天下第二龙’了。”杨三两是个什么人？铜意儿不知道，想来是个古话。可铜意儿满心不服气，他想，这世上，还能有比舅舅画龙画得更像的人？除非他画出条活龙来！舅舅不光善画，还会拉胡琴唱曲儿，铜意儿常常招来一大帮孩子听舅舅唱，还点名要听那个《小大姐吃杏》：

“有一个小大姐她才十六，

她不搽那个官粉是自来的就，
漂白那个布衫银锁链，贴身还带了一个红兜兜……”

舅舅每次唱到这儿，小铜意儿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想起了刘翠妞，刘翠妞成天穿红戴绿的，可不就是个臭美的小大姐吗？

“小大姐扭扭捏捏朝前走，
她看见那个杏树结得也怪稠，
小大姐心眼里想吃杏，
她东瞅瞅西望望没有砖头……”

小铜意儿忙跟着舅舅清脆地和一声，“没有砖头！”心里很快活，他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心想，哈，刘翠妞，你就要倒霉了！

“小大姐坐下就把那个绣鞋来抽，
她照着那个杏树猛一‘揉’（平声），
（白）哎呀，不好了！（唱）树梢上卧了一个凶斑鸠，
也是那大姐的手头巧，坤鞋带挂住了斑鸠的头，
你看吧！那斑鸠，顶着个绣鞋满天的悠，
小大姐，赤巴个脚丫撵斑鸠，
斑鸠斑鸠你回来，
回来快把俺那绣鞋丢，
若不然，婆婆家知道定要把俺奴家休……”

听到这儿，孩子们哈哈大笑，高兴得不得了，齐声应和，“把俺奴家休！”舅舅就说，“将来娶媳妇，可别娶回个馋嘴的小大姐！”铜意儿一撇嘴，回答说，“谁娶媳妇？烦死人了！”

铜意儿心里满是对女孩儿的鄙夷，再看见刘翠妞，就摇头对她说，“嗨，你呀，刘翠妞，你不会打‘得楼’，不会斗蛐蛐，就会吃杏，真没个意思。”刘翠妞歪着个好看的大脑袋，不理他。他四下看看，见没有人，就用手掌蘸了把香灰，悄悄抹到了刘翠妞的红脸蛋上。

舅舅一个人住在城隍庙后院一间小偏厦里，冬天，下雪的日子，拢一只铜火盆，火盆里埋几只白薯，舅甥俩围着炉火，等那白薯在

火盆里吱吱叫着冒出温暖的香气。不是上香的日子，庙里没有一个香客，也没有一个杂人，雪沙沙地落着，落雪的声音静谧而湿润。舅舅用火剪拨开炭火，夹出烤熟的白薯，掰开来，金红的瓢，袅袅白汽，像雾中的大花，是这暗沉沉小屋里的一点艳情。舅舅催铜意儿，趁热吃，铜意儿嗅着那浓郁的甜香，心里想，这大雪天，没人来上供献，大头和尚刘翠妞，他俩吃什么呢？

小铜意儿坐不住了，他用棉袍襟兜起两只烤白薯，跑出了房门，雪地白亮亮地晃了他的眼，他穿了棉窝的脚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踩出一溜脚印。舅舅望着那一溜脚印想起一副对联：“虎行雪地梅花五，鹤立霜田竹叶三”，心里忽然觉得有些惆怅和空落。他低头望一眼手里红芯的白薯，觉得那红妖娆得着实刺目。

有了雪光的映衬，庙堂里要比平日亮一些，可小铜意跑进来还是觉得眼前一暗，和舅舅的小屋比起来，这里又阴又冷，小铜意脱口说，“好冷！”可大头和尚刘翠妞却还是一如既往穿着夏天的衣裳，也没有人给他们拢盆火。他看看衣襟里的红薯，一只大，一只分明要小一些，这倒叫他犯了难，给谁吃小的呢？想了想，他很不好意思地把大白薯给了——刘翠妞，小的给了大头和尚。他怕大头和尚见怪，红着脸嘟哝了一句，“俺不是抹了刘翠妞一脸灰嘛！”

这个雪天过去不久，有一件大事发生了，舅舅的娘，小铜意儿的姥姥，给大舅舅买回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十二三岁，又瘦又黄，辫子像老鼠尾巴一样细，上面爬满白花花的虱子，是个要饭的小闺女，家里遭了蝗灾，秋粮颗粒无收，无奈何，跟着爹娘兄弟沿黄河一路讨饭来到我富庶的家乡，他们讨饭讨到小铜意儿家门上，铜意娘先起了意，她看这闺女，不缺胳膊不缺腿，人长得还不算丑，又看那家人很老实，心想，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哪！

铜意娘和铜意姥姥，三下五除二，做成了这件大事。请来对门饭铺掌柜做中人，立下字据，钱货两讫，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十两雪花银，买回一个童养媳。我家乡方言，把童养媳说成是“团圆媳”，铜意娘和他姥姥，虽说花了钱，心里却一片光明，她们看到了

那美景，先“团圆”着，要不了三五年，就可以圆房生孩子了呀！

“团圆媳”一进门，就让她婆婆按住用剃刀剃了个大光头，是怕她头上的虱子过给别人。“团圆媳”满心不乐意，满心的难过和伤心，口不能言，只有低头流泪，那样子，不像是嫁给人家做媳妇，倒像是剃度出家一般。剃成光头的“团圆媳”，人更瑟缩得低了半截，不敢往人前站。那一天，舅舅被叫回了家，进了门，看见一个后背慌慌张张一闪，闪进了厨房门，舅舅啥也没看见，只看见一个青萝卜样的光头。舅舅一愣怔，心想，咋弄回一个秃小子来？

他姐姐噗哧笑了，说，“傻兄弟，看见了吧，那就是你媳妇啊。”姐姐这句话，说得十分动情和温柔。

他想问，是不是生了秃疮？又问不出口，姐姐看出了他的心思，啪地一拍巴掌，说，“放心吧，吃几顿饱饭，要不了一年半载，就是一头好头发。”

他红了脸。

一家人，唯有小铜意儿不满意，他问着舅舅，“大舅，你说话不算话，你还是给我娶回‘三不亲’来了。”舅舅回答，“谁说的？这不是还没成亲嘛！”

“可都已经‘团圆’了呀！”

“铜意儿呀，”舅舅和解地、讨好地摸摸外甥的头，“你看，这不都是你姥姥和你娘逼的嘛？再说，人都是要成亲的呀！”

“大头和尚也成亲？”

“那倒不，他是和尚嘛。”

“刘翠妞也成亲？”

“她是金童玉女，神仙呀。”

舅舅眼睛里闪烁着喜气，藏也藏不住，这使他一张脸看上去流光溢彩，他嘴里哼着小曲儿，摇摆着身子出出入入，铜意儿第一次发现他走路的样子是那么不顺眼那么难看。铜意儿想，一个光头小媳妇，一点也没看头，丑死了，高兴个什么劲？这么想着，他竟然有点为舅舅难过起来。

立春了，雪消了，灯节过去了，二月二也过去了，城隍庙门前又渐渐变得热闹。小吃摊一个一个地，雨后蘑菇一样生长出来，城隍庙又成了一个被食物的香气笼罩的城隍庙。孩子们都长大了一岁，陀螺抽得更完美了，上房爬树的本领也更高了，特别是过年得到的“压岁钱”，将每个人的荷包都撑得鼓鼓的，更是让人高兴和满足。又有新伙伴加入到了游戏的队伍中，眼看着铜意儿们的队伍在日渐壮大，这让广场上的小摊主们，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又添了生意做，发愁的是，这群孩子疯跑野马，少不了要惹些事端，不是撞翻了谁的煤油灯，就是踢倒了谁家的长条凳，要不就是碰掉了人家手里的碗。惹了祸，摊主们少不得大声叱骂一顿，却也并不真的生气，他们还是喜欢孩子们带来的这旺盛的人气和热闹的景象。

有一天，不知道那天是个农历初几，没月亮，也没星星，广场上比平时显黑，孩子们商量着要玩官兵捉强盗，正叽叽喳喳吵嚷着闹分家，忽听一个声音说，

“带俺们不带？”

孩子们一回头，看见一个小男孩儿，身边跟着个小闺女，站在黑地里，影影绰绰的，看不清眉眼，听声音很耳生。孩子们就说，

“带你，不带妞，带妞跑不快。”

“谁说俺跑不快？”没想到男孩儿还没说话，那个女孩儿倒抢在前头开了腔，“俺又没缠脚，不信咱比比？”

女孩儿的声音，脆如银铃，落地有声，溅起许多的银星星，像萤火虫一样漫天狂飞，傻小子们都愣住了，半晌，为首的一个叫德保的男孩儿说，

“中，带你就带你，不过你们只能当强盗，强盗才带强盗婆。”

“当强盗就当强盗！”女孩儿回答得很干脆，“还有谁当强盗啊？”

大家扭捏着，不吭声，其实，谁心里不想跟这么一个强盗婆落草呢？正扭捏着，只听女孩儿又开口了，“哎，小铜意儿，你愿意不愿意当强盗？”

“当就当！”小铜意儿很快活，马上站到了“强盗婆”身旁，忽

然觉得奇怪了，心想，咦？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又不认识她？

德保见“强盗婆”挑中了小铜意儿，心里有些妒忌了，马上嚷嚷说，“不中，铜意儿哪能当强盗？他是个胆小鬼！看见出红差，就吓得尿裤子，哪能当强盗？”

“谁尿裤子了？谁尿裤子了？”铜意儿见被人揭了短，急得叫起来，“我敢吃长虫，你敢吃？”

吃长虫的事，倒是真的，有一回，铜意儿和他爹去拜客，那家人是南蛮子，留他们吃饭，桌上有碗肉，很香，铜意儿吃完了才知道，那是蛇肉，吓得他回家的路上就吐了。

“好了好了！”女孩儿当机立断，“就让小铜意儿当强盗，你看，他连长虫都敢吃嘛！”

其实，当强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隐蔽起来，不让官军找到，然后乘其不备“拔旗破营”。这一晚，“官军”屡屡失利，强盗回回得手，最后德保生了气，亲自坐阵守营。官军的营，设在西北角一棵老槐树下，德保背靠槐树，一动不动，就像生了根，就像老树下又长出一棵挺拔的小树。稍远处，就是热闹的夜市，各种叫卖声随风而来，各种香气随风而来，更衬出了这槐树下的清冷。谁家墙角下，蝥蛄叫着，听叫声就知道那一定是头身手矫健的好蝥蛄，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世上，有多少诱惑在引诱着这孩子，可他岿然不动。

几个小强盗躲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对了，他们根本没有跑远，就躲在官军的眼皮子底下，这就是“灯下黑”的道理呀。他们等着时机偷袭，可这德保到底不是别人，他长了三只眼，六只耳朵呢，他爹是开油坊的，人送外号叫“滑刘”，少说也有一百个心眼儿，德保比他爹，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小铜意儿气馁了，就等着束手就擒了，若是真强盗，碰到这对头，只能等着戴枷站木笼了！就在这时候，小强盗婆忽然心生一计，她弯腰拾了个小石子朝远处用力一丢，趁着骨碌碌的响动，悄悄隐身过去。德保大叫一声，“谁？”一边飞身朝那黑影扑去。说时迟，那时快，强盗婆叫德保拿下了，可他身后的“大营”，也叫小铜意儿们乘虚偷袭成功了。

别提德保多沮丧了，他想，哪里跑来这么一个鬼精灵呀！官军个个垂头丧气，而强盗们则喜笑颜开。正得意呢，那新来的男孩儿说话了，他说，“咱破了德保的营，可德保也拿了咱的人，是不是？不输不赢，扯平了！”

小强盗婆想想，大度地说，“行，扯平就扯平！”

这一来，可说是皆大欢喜。德保争回了面子，也高兴了，一高兴，就觉出了肚饿，大家呼啸着冲向小食摊。天晚了，小食摊上已没有了多少食客，孩子们挤挤挨挨各自抢占了桌凳。小铜意儿在一盏油灯前坐下，灯苗一闪一闪，在他脸上温柔地跳舞，他从怀里掏出大铜板，朝盛铜钱的小筐箩里“当”地一扔，说，“一碗胡辣汤！”一回头，看见那兄妹俩在远处黑影里站着，忙招呼说，

“来喝胡辣汤呀！这家的胡辣汤最香啦！”

兄妹俩朝前走，忽然刮过一阵风，灯苗忽悠忽悠闪几闪，灭了。所有的灯苗，忽悠忽悠闪几闪，全灭了。小广场顿时黑下来，可是黑得真美，只见炉火的红光，像黑夜的心事，这里那里，温存地、情意绵绵地舔着硕大的锅底。刹那间，人们似乎被这黑、被这神秘而新鲜的黑夜震慑住了，谁也想不起点灯。兄妹俩摸黑过来挨着小铜意儿坐下，大家亲密地挤在一起，哥哥掏出两枚铜板来，朝盛铜钱的小筐箩筐里一扔，只听“当、当”两响，小强盗婆立刻快活地高声喊，

“两碗胡辣汤！”

“耶！好亮的噪！”老板一边盛汤一边喝彩。

第二天早晨，这老板打着哈欠坐在窗前算账，发现一件怪事，只见那盛铜钱的小筐箩筐里，有两个——纸钱，就是人们烧奠用的那种，白麻纸，轻飘飘的，杂在一堆铜板里，半藏半露，似乎很为自己的没有重量而羞涩。他“咦”了一声，心想，怪事呀！哪里跑来的纸钱？他想这准是哪个孩子的恶作剧，他骂了一声，“小王八犊子！”一边把那两个纸钱拈出来，扔了。

从那天晚上之后，这兄妹二人，就常常来找孩子们玩耍了。他

们和小铜意做了朋友，和德保也不错，他们一块儿打“得楼”，滚铁环，当然最喜欢玩的还是官兵捉强盗，或者藏老闷儿。差不多总是德保提议，说，“咱玩藏老闷儿吧？”要不就是，“咱玩捉强盗吧。”德保其实是暗暗憋着劲要和这“小强盗婆”斗法。不过，十次有九次是德保败下阵来。这个鬼精灵吧，她藏身的地方，十个德保也找她不着，好像她会遁地术。她还是个千里眼顺风耳，谁的藏身之处，也瞒她不过。她还天生会使计谋，三十六计她样样通似的。相比之下，她哥倒像个没嘴的葫芦，实心眼，就爱咧着嘴嘿嘿地憨笑。他们和小铜意儿一样，玩起来就没个够，不记得钟点和时辰，他们也嘴馋，喜欢各种零食，特别是香喷喷的胡辣汤和油馒头，没有一回不是拿它们做宵夜。只不过，有些奇怪的是，这兄妹二人，从没有在白天出现过，他们似乎专挑没有月色的夜晚出来玩耍，黑着来黑着去。

且说那卖胡辣汤的老板，姓苏，叫苏丑小。这苏丑小另一个早晨起来算账，怪事情，钱筐箩里又出现了两枚白纸钱！从此，隔三岔五，这白纸钱就像记熟了路的野物，开始频频光顾。苏丑小想，“菩萨呀，这是咋回事？”他猜想会不会是得罪了什么人？冲撞了什么人？可他又会得罪谁呢？他守着一份小买卖，见人不笑不说话，也从没有克扣过谁。谁不知道苏丑小的胡辣汤，货真价实，羊肉都是鲜羊肉，城隍庙街头一份儿？再看那白纸钱，虽说是个冥物，倒没有戾气，相反倒挺家常，还有着一种温润的、羞涩的表情，就像是被谁家的母鸡悄悄下到这筐里的鸡蛋。可不管怎么说，纸钱到底不是寻常物，它还是让这老实的买卖人感到不安。

这一天，傍晚，太阳落山了，晚霞把天边烧成一片血海。苏丑小刚刚支好摊子，生意还没有开张，难得有这样清静的一刻。他袖着手仰头看那晚霞，他心想，天咋流这么多血？天又不是女人，月月来潮？这天地间的事，有多少是人不明白的呀！他想起了钱筐箩里的纸钱，不由得叹了口气。这时，只听旁边有人叫了他一声，是卖炸油馒头的吴老三。